第十一章 饭田桥偶遇事故

东京确实是座生活压力大到爆炸的城市，证据就在于不仅有奖学金的顾星晨也要一周打满了28小时工才能维持生活，而且有着一份同龄人中收入不错的全职工作的Erina也会在周末去饭田桥的英语会话教室（英语培训班）当兼职讲师。

虽然Erina从小就是两国语言一起学习，都是母语水平，而且在日本和美国都生活过不短时间，但这反而并不利于她的教学工作。就像让大学老师教小学生数学一样，学生听不懂老师用的高深方法，老师也不理解为什么这么简单的知识学生竟然不知道。

起初也有过不少另有所图的男性来报名，从十八九岁到四五十岁的都有，指名让她来上课，不过但凡提出课下单独见面的要求都被她拒绝了。时间一久，她百毒不侵的名声在外，便断了这类生源。加上她教学风格与平日说话一样心直口快，因此一年多以来业绩，也只是不温不火。行情好时一个月大约能赚到十万日元出头，差的时候也只有四五万。

这日还在上班，突然收到英语教室前台的电话，有个学生课程结束，合约文件需要她本人到场处理，签字盖章。Erina一向对日本特色印章文化嗤之以鼻，心想在数字化浪潮席卷全球，智能设备覆盖到日本每个角落的8102年竟然还要用实质上毫无防伪功能的印章，甚至不如直接按指纹。无奈自己是日本国籍，并不能享受外宾待遇，还是得随身带着印章印泥。

还好已经是周五，同事们大多晚上有约，喝酒唱歌直到凌晨都是常有的事情，对其他人早走一会也是睁只眼闭只眼。尽管如此，Erina还是尽量将时间定到了六点半，然后在公司待到了规定下班时间六点才离开。

从大手町坐上东西线，到饭田桥其实只要三站。但是赶上周五的下班高峰，Erina没能挤上第一班电车。离兼职地最近的出站口又是离东西线站台最远的一个，加上上周新买的高跟鞋还没穿习惯，一路紧赶慢赶才勉强没有迟到。但是衬衣中微微潮湿的汗意和脚上传来的疼痛着实令她不快。与学生和家长一通礼貌周到但是繁琐的客套话又花了不少时间。待从英语会话教室离开时，她感觉自己已经快要饿得前胸贴后背了。

虽然才写到第八章，Erina已经两次在街上饿肚子了，但这毕竟不是东京美食故事，藤井Erina也不是井之头五郎。如果要按至今为止的主题，应该叫东京偶遇故事才对。就在Erina站在大门口四下张望了一圈，想着等会要去吃什么的时候，突然听见有人喊她的名字：

“Eri……”

喊出了前两个音符，后面的声音却被吞了进去，然后换成了更加正式的称呼：

“藤井小姐？”

闻声转过头去，顾星晨正站在不远的人行道上望着她。中长款黑风衣内搭白色帽衫，修身牛仔裤下面蹬着一双高帮的八孔马丁靴，顾星晨身材本就挺拔高大，加上这身打扮，在街头熙熙攘攘清一色西装领带的上班族中格外显眼，很难和Erina心中原先那个乖孩子形象对上号。

“你怎么在这？”

虽然嘴上还是这么说，但Erina已经在心里问了一百遍“怎么老是你”了。

“我在附近打工。你呢？”

顾星晨嘴角一弯，把问题原样不动扔了回去。

“我也是，在这兼职。”

Erina同样报以一笑。她以为只是偶然碰面打个招呼，然后便各奔东西。没想到顾星晨却像是她肚子里蛔虫一样，感受到了他的饥饿：

“要一起吃个晚饭吗？”

“为什么？”

Erina的防御本能一下被激发起来。她最初以为顾星晨和看上去一样，是个老实死板的好学生。今天看到他的私服与往日大相径庭，又见他邀请自己共进晚餐，对他的印象一下子来了个180度大反转。

类似的套路她已经经历过很多次了，首先是找个机会约吃饭，吃过饭之后就是约出来玩，可能是KTV，看电影，round1那种综合游乐中心，用心一点的可能是迪士尼乐园，水族馆甚至富士急。急一点的第一次约就会试图开始调情或者动手动脚，稍微“绅士”一些的最多会坚持到第三次，准备一些精致的礼物，加上排练过的台词来表白。她起初还会耐着性子陪着看起来顺眼的男生出门，久而久之便对日本人的套路厌倦了，再来邀请几乎一概拒绝。

虽然她对自己的判断相当自信，Erina还是颇有兴趣地看着顾星晨，等着他下一步行动。为什么呢？她自己也说不清楚，或许是因为从没有被中国男生追求过吧。

“不愿意？还是你已经吃过了？”

这就打退堂鼓了？Erina心想，感到有点无趣：

“倒没有，我也准备去吃完饭。”

“所以为什么要拒绝呢？既然我们已经一起吃过午饭了。”

对于顾星晨毫无逻辑的说辞，Erina又好气又好笑，没有忍住嘴角一弯轻轻笑了出来。她一直很羡慕日本女同事们的表情管理能力，可以在任何场合都做出人畜无害的营业式微笑，在人前喜怒从不形于色。但自己怎么都做不到，虽然平时总是生人勿进的严肃表情，但一点点情绪变化都会很快上脸。

“那是工作时间，你是同事。但现在是下班时间了。”

望着一脸懵逼的顾星晨，Erina有种恶作剧得逞的感觉，脸上露出些许得意：

“走吧，你来选地方，这顿饭你请了。”

第十二章 点餐吵架事故

拐出主干道，绕了两个弯，Erina跟着顾星晨来到了一家意大利餐厅门口。墙角花坛中栽着几株藤蔓植物，稀稀拉拉爬在雕花的窗棂上。紧闭着的雕花木门把手上挂着一块漆成绿白红的木板上写着“营业中”三个汉字，门边是座秋千架，有麻绳挂着年久失修的木质座位。看状态很让人担心它能不能承受住顾星晨的体重，虽然顾星晨从来没有想过要坐上去。

“品味居然意外地不错”，Erina心中暗自思忖。推门进店，店面不大却装饰幽雅，稀稀拉拉摆着几张桌子和一个可以坐上十人的吧台，吧台后有穿着衬衣马甲打着领结的调酒师正摇晃着手中的调酒杯。Erina心中从挤地铁开始积蓄的不满情绪散去了一些。

“刚路过好几家中餐馆，我以为你会选其中某一家的。”

“什么？你为什么会有这种刻板印象？”

顾星晨忍不住吐槽。

“不是吗？”

“既然你在美国生活过很久，下次我是不是该带你去吃汉堡？”

“谁告诉你还有下次的？”

学生时代吃过不少Panda Express（美国一家连锁中式快餐），每次都让她怀念日本的中餐馆。大概日本的中餐馆对于顾星晨来说，就是Panda Express的水平吧，Erina心想，忍不住替他不值了一秒。

两人正在嘴上纠缠不休着，衣着一丝不苟的服务员送上了菜单。Erina娴熟地点好餐，顾星晨也没多犹豫，随便点了吃过不会错的主食。接着服务员又递来酒水单，Erina看都没看就要了一杯啤酒，然后递给了顾星晨。Erina点活章鱼沙拉时，余光就瞟见顾星晨面色有些微妙，等到她连酒水单就没看就要了大杯啤酒时，他终于忍不住了。印象中顾星晨平日都是一副好好先生的模样，没想到竟然也敢在自己面前口无遮拦：

“你这重口味是怎么回事，好像大叔啊。”

转头又模仿Erina熟练的动作，接过酒水单直接还给服务员：“您好，请给我一杯姜汁汽水。”

Erina忍不住想笑，仿佛自己是个大人在看着小孩子胡闹耍脾气：

“不能喝酒吗？你还是小孩子吗？”

顾星晨当然不甘示弱，白了她一眼，转头问服务员：“请把姜汁汽水カシスオレンジ（黑加仑橙汁鸡尾酒），谢谢。”

“这家餐厅看起来很不错，你是怎么知道的？”

待服务员走后，Erina便迫不及待地开始审问顾星晨了。她喜欢一切尽在掌握的感觉，既然判断对方迟早要采取进攻，不如从一开始就把节奏掌握在自己手上。

“打工的时候上司带我来过一次。”

“对了，我正想问你呢。你到底打了几份工？”

“两份而已，周一周五在URobot做中国市场分析，周二周四在DT咨询。”

顾星晨的坦诚更加引起了Erina的兴趣：

“你花这么多时间打工，学习怎么办？你的教授不管你吗？”

“我可以在周三，周末和晚上学习。我的教授很宽容，实验室气氛也很自由，只要每周开会能报告进度就行。”

顾星晨的回答让Erina不禁想起当年在美国上学时的那段时光，那时她每天早晚都有球队的训练，而她的自尊又不允许自己在学业上落于人后。平日里每天早上五六点就要起床，训练到九点后，拖着一身疲倦的身体赶着去上课。下午第二节课上到一半就要离开，去体育馆继续训练。周末基本也被球队训练的时间占据，留给自己学习的时间几乎只有每天晚上十点以后。这样的日程着实很难兼顾学业，每到考试周，她都免不了要熬夜。

不过即使自己也曾经这么努力过，她还是不太相信顾星晨能同时处理好这么多事情：

“这么多事情，你是怎么能同时办到的？”

顾星晨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毕竟从小到大的每一天，他几乎都过得这么充实：

“在中国，年轻人之间的竞争很激烈，所以我从小开始就得一直这么努力，现在才有机会在这里见到你。至于现在，我已经习惯了。每天结束实习以后，我会回学校做实验或者看论文。我的实验都要跑很久，所以一般会在晚上写好代码，部署到实验室服务器上，第二天起床看结果。每周三有组会，我要作报告，所以需要在前一个周末做准备。不过如果实验顺利的话，还可以抽出时间和朋友聚餐。”

Erina之前只是隐约听说过，中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升学考试竞争比日本还激烈的地方，没想到经历过这些的顾星晨竟然如此顽强。想起自己同样在异国他乡没日没夜为学业和梦想忙碌的岁月，她不禁对眼前的中国年轻人多了几分亲切感。

第十三章 Erina醉酒事故

店里顾客不多，饭菜很快就端了上来。Erina双手合十，嘴里默念着什么，末了在胸前画了个十字作为结尾。顾星晨也没有多问，拿起筷子望着她一笑，两人互道一声“我开动了”。

美酒佳肴，宾主尽欢，Erina也不忘时不时就调侃顾星晨：

“我以为你知道的意大利餐厅只有萨莉亚呢。”

“我当然知道更好的地方，不过萨莉亚也不错，学校旁边有一家，我偶尔去改善一下伙食。”

“我的天，你想改善伙食的时候才去吃萨莉亚，那你平时都吃的是啥呀？”

Erina脸上戏剧化的表情，让顾星晨忍不住想起在动画中时常见到的场景：三五成群的年轻女生，大约是高中或者大学的年纪，不管遇到什么事都会大惊小怪，用夸张的语气表情和肢体语言，走到哪里就把聒噪带到哪里。但是看到一身职业装，平日一副生人勿进的表情的Erina却也是这般神态，竟觉得有些反差萌。

“吃学校食堂呀。”

“顾，诚实地告诉我，你是不是在中国还有家人要靠你扶养？不然为什么你打了这么多份工，还吃得这么省？”

Erina看着顾星晨这么诚恳的样子，突然忍不住想要调戏他一下。她收起刚才夸张的的表情，瞬间换上满脸严肃直直望着他。那眼神盯得他后背直发亮，吓得他赶紧挺直腰板，正襟危坐，像是接受审问的犯人面对着警察。

他这才意识到Erina主要在美国和日本生活，可能对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现状一无所知。一瞬间他的思维已经飞出了大气层，发散到了太阳系，做好了从盘古开天辟地，女娲造人开始，一直到改革开放，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止，为Erina全盘科普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地理社会相关各种知识的准备。

“没有，因为我已经成年了，所以我想尽量经济独立，不给父母增加负担。”

顾星晨说完后顿了顿，组织了一下语言，酝酿了一下情感，才重新开口一本正经地说：

“Erina，我知道你主要生活在美国和日本。其实，你从主流媒体接受到关于中国的信息可能是不准确的……”

“顾，对不起，我只是开个玩笑。”

顾星晨一本正经的样子逗得Erina笑得手舞足蹈，没等他说完就打断了他：

“我本来只想捉弄你一下，没想到你竟然这么认真，真是太可爱了。你知道吗，你刚才认真的样子看起来就像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

顾星晨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想笑笑不出，想生气又无可奈何，憋了半天，只想出一句：

“那你就是好莱坞最好的女演员，今年的奥斯卡奖应该颁给你。”

Erina拿了张餐巾纸擦着脸上笑出来的眼泪，顺便向服务员点了一杯长岛冰茶。转过头来对上顾星晨犀利的目光，隐隐觉得有些杀气。

“那我就当你是在夸奖我吧”。

她用手拢了拢刚刚笑得前仰后合而乱掉的头发。自从大学毕业回到日本后，就很少有打球的机会，她也因此将短发留长了，学着做了些从前一直憧憬却没机会做的发型。不过每每到这种时候她还是忍不住心生嫌弃，想着长发毕竟还是麻烦。

“现在轮到我了。那么，为什么你明明有一份不错的全职工作，却还要来兼职呢？”

一周的忙碌工作后实在不想回答这个问题，Erina叹了口气，服务员时机恰好地送上了长岛冰茶。她拿起酒杯，喝了一大口：

“唉，这个说来话长……”

顾星晨嘴唇蠕动了几下，却最终没有说出话来。Erina猜想他大约觉得自己不愿细说，又不好意思收回自己的问题。但酒过三巡，两人都谈性正酣，自己也不由得变得比平时坦诚得多。她喝了一口酒，接着说到：

“简单地说，我想要赚更多钱。你知道的，钱这种东西当然是越多越好。”

顾星晨没有想到话题突然变了方向，也没想到Erina竟然如此直白。他重新仔细地打量了一下眼前的女生：浅褐色披肩长卷发，颜色应该是天生的。晶莹明亮的大眼睛，浅棕色瞳孔。脸上的妆面干净利落，没有日本女生喜欢的晶莹闪亮的眼影和少女感十足的腮红，只有攻气十足的上挑眉和烈焰红唇，是典型的欧美妆。身上也只是寻常的商务套装，黑色西装与同色西装套裙，内搭白色蕾丝衬衫，全身上下几乎没有任何饰物，放在座椅下方储物篮中的皮包也看不出品牌。至于香水……闻香识女人的难度对于顾星晨来说实在是超纲了。一个除了混血外貌格外显眼之外几乎没有任何特征的女生，顾星晨这才发现，Erina对自己来说，仍然是个谜。

“所以，有家庭要养的人其实是你？”

话还没有过脑就说了出口，说完顾星晨才想到，自己从未打听过Erina芳龄几何，是单身还是已婚，要是真要赚钱养家，会不会有什么支离破碎的家庭背景，或者是年纪轻轻就当了单亲妈妈。想到这里他赶紧摇了摇头，像是要把这些想法从脑子里赶走一样。

Erina又喝了口酒，接着说：

“只是和你一样，不想依赖父母。”

Erina总是高估自己的酒量。平时和朋友们聚会喝酒，总是点单时信心满满地想要挑战自我，最后却醉得一塌糊涂，被朋友送回家。今天初次和顾星晨吃完饭，他并不知道自己的习惯，没人管的她忍不住一下就点了超过自己酒量的份。

方才大杯生啤分量已经不小，再加半杯长岛冰茶下肚，脑袋已经晕晕乎乎，视野也渐渐模糊。她双肘撑在桌上，左手托着沉重得仅靠脖子已经快要支撑不住的脑袋，右手握着高脚杯慵懒地摇晃，眼神迷离地望着杯子中的冰块随漩涡来回转动，面色已经渐渐泛起潮红。顾星晨呆呆地望着她，一时竟有些走神。

“我要存钱在东京买套房，这样我就是真正的东京人了。”

Erina突然说起了日语，像是自言自语一样。虽然有些单词听不懂，但顾星晨也能理解个大概：

“已经这么多年了，总有碧池仗着自己老家在东京，嘲笑我是埼玉乡下人。也有说我是假洋鬼子，甚至还有说我靠做援交赚钱的。我倒是要让她们看看，就凭她们那样，也配嘲笑我。”

酒精像是窃贼打开了Erina心中尘封着回忆的那把锁，露出了一角后便无意继续隐藏。她直直地望着顾星晨，眼睛涨得通红：

“顾，你能想象吗？在读高中的时候，所有人都讨厌我，就因为我看上去和他们不一样。女生们在背后书说我坏话，向喜欢的男生表白的时候，他竟然说自己不可能和东京塔交往。”

回忆起这些往事，鼻子忍不住发酸，她的声音已经开始有些哽咽，抽泣了一会，才又说到：

“除了篮球队以外，没有人需要我。顾，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顾星晨望着Erina噙满泪水的双眼，心里满是怜惜，却不知该如何开口。他沉默许久，才伸出手摸了摸Erina的头说：

“Erina，不是你的错。你只是醉了而已。工作了一周一定很累了，好好休息一会吧。”

Erina的头发柔软顺滑，还带着淡淡的护发素香味，顾星晨的手忍不住在她头上多停留了一下。望着面前桌上杯盘狼藉有些碍眼，他叫来了服务员：

“您好，请帮忙把桌子收一下，顺便结账。”

第十四章 Erina崴脚事故

待服务员清理完桌面，顾星晨刚掏出钱包准备结账，Erina却伸手按住了他，一边掏出了一张福泽谕吉（一万日元钞票）递给了服务员。

“不是说好我请的吗？”

顾星晨有些惊讶。

“开玩笑的，我已经是社会人了，怎么能让学生请客。”

Erina已经清醒了一些，声音也换回了英语，虽然带着些疲倦，但至少已经没有了刚才的狼狈。还好她仍然醉意未退，不然要是想起方才的失态，恐怕要当场羞愧到想在地上挖个坑钻进去。

“我有点累了，我们可以回去了吗？”

“你家住在哪，我送你回去。”顾星晨见她不胜酒力，有些担心。

“没事，就在新大冢，坐丸之内线只有几站路，我可以自己回去的。”

她晃晃悠悠站起身，穿上外套，挎上提包。顾星晨抢先一步走到门口，为她拉开店门。见门外已经下起了小雨，他刚想提醒她注意脚下，不想话还没说出口，她就踩到脚下一滑，摔到顾星晨身上。

“没事吧？你怎么了？”

Erina还来不及张嘴，脚上传来的钻心疼痛却先让她倒吸一口凉气。扶着顾星晨过了好久才缓过劲来：

“是以前打篮球的老伤，别担心。”

边说着，边放开顾星晨，一瘸一拐地走到秋千前坐了下去。顾星晨来不起提醒她秋千上有水，只好从包里掏出伞撑开，然后交到Erina手上：

“帮我撑着伞，我看看你的脚伤得怎么样了。”

他蹲下身，脱下Erina脚上的高跟鞋，才发现她两只脚的脚趾都已经被鞋磨破，血迹早已干涸，在丝袜上形成了暗红的印记。方才扭到的左脚脚踝已经泛起红色，肿了起来。

“你都已经这么高了，为什么还要穿跟高跟鞋呢？”

顾星晨有些恨铁不成钢，又心疼Erina，话到嘴边语气软了下去。

“你知道，在日本公司工作，总会遇到一些麻烦的客户。面对他们我总是没什么自信，这种时候只能站得高一点，在气势上压倒他们。”

Erina用没有受伤的右脚踩着地面，在秋千上轻轻地摇晃了起来。虽然离高中毕业已经过去很久，但想起那些往事，心中还是有放不下的愤恨与不甘。因为外婆生病的原因，她从小学毕业后就随母亲去了美国，在那边完成了初中学业。

回到日本之后，父母为了升学将她送到东京的名门高校。虽然因为混血的外貌受到了额外的关注，但当同学们发现她习惯了美国生活的性格和日本高中格格不入后，这些额外的关注就变成了额外的伤害。

她本是不服输的性格，越被欺负就越努力，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在篮球队也是主力。但日本的高中并不喜欢她这样不合群的存在，老师也对学生间的霸凌见怪不怪，而学校里的学生也大多非富即贵，他们既懒得插手，也管不来这些从小骄蛮跋扈的孩子。

当时她在学校附近租了单间住，一周才回一次埼玉老家，和父母家人见面。独自面对这些压力实在令人身心俱疲，最终她不得不在高三那年休学接受心理治疗，也因此放弃了日本大学的入学考试，选择去美国上大学。

顾星晨撑着伞，静静听着Erina像是自言自语一般的叙述，想不出安慰她的话语，只能轻轻地摸着她的头。待她的声音消失在雨声中，沉默许久，才说：

“没事了，一切都过去了。”

”那是什么？塑料袋？你是老婆婆吗？“

Erina的声音又恢复了些许活力，晃悠悠地挥着手，指着他手上拎着的袋子：顾星晨趁刚才为她检查伤势的时候，从包里找出了个塑料袋，装上了Erina的高跟鞋。

“现在能走路吗？我送你回家吧，只不过你的袜子可能会破·。”

“顾，你是没交过女朋友吧？这种东西本来就是一次性的。”

边说着，Erina拉着顾星晨的手站了起来。顾星晨脸上有些发烫，也不知是因为被Erina拉住了手，还是因为她说的话。

第十五章  送Erina回家事故

饭田桥到新大冢只有三站路，却要在后乐园从南北线换成丸之内线。Erina忙了一天，又是醉酒又是崴脚已经精疲力尽。她一路上都沉默无言，将左臂搭在顾星晨肩上，任由他搀扶着自己。

还好这时正好在下班和居酒屋喝完酒散场的两波高峰之间，搭乘的两班电车上都有空位，让两个人一路上不至于太过狼狈。顾星晨很怀疑如果电车的路程再久一点，或者中间不用换乘，Erina就会靠着自己肩膀睡着。

Erina家离车站并不远，那是座三层楼的单身公寓。顾星晨将Erina送到二楼的房间门口，见她打开房门，刚准备转身离开，却感受到一股强大的拉力从手腕上传来：

“你把我送回来，却不请你进来喝一杯，就太不礼貌了。”

她不由分说地把顾星晨拉进房间，那是间普通的单身公寓，进门便是一条走道，左手边是独立的卫生间和浴室，右边是灶台和洗碗池。走道尽头是一个单间，最外面是阳台，被合上的长至地面的窗帘遮挡着。

Erina随手把外套和皮包扔在地上，从冰箱里拿出两罐札幌啤酒，递给顾星晨一罐。顾星晨皱了皱眉，走上前接过啤酒，顺手把另一罐也从她手上夺了下来：

“你已经醉了，别再喝了。”

Erina没有反抗，径自走到床边坐了下去。酒精的作用渐渐散去，但想起刚才的失态，脸还是尴尬得微微发红：

“对不起，顾，和你说了那么多莫名其妙的事情。”

顾星晨把啤酒放回冰箱，看到房间不大但是收拾得整洁干净，除了散落在地上的外套和皮包之外，其他物品都摆放得错落有致。大大小小的收纳箱和储物柜收纳了大多数个人物品，只有零星几个Q版粘土玩偶和乐高摆在书桌后的窗台上。书架上除了几本excel和ppt教程，资格证考试和市场营销，数据分析相关的书以外，还有两排漫画，一排是安达充的《Touch》，另一排是井上雄彦的《SLAM DUNK》。

“别想太多啦，工作一周辛苦啦，好好休息吧。”

顾星晨捡起扔在地上的外套和皮包挂上衣架，正在这时，Erina的电话响了：

“是我，妈妈。和朋友吃了晚饭，现在已经回家了。嗯，没事的，不用担心。记得帮我向老爸和哥哥问好，晚安。”

挂掉电话，像是自嘲的语气：

“到八月底我就满二十五岁了，可是我妈还是每天晚上十点给我打电话。在父母家住的时候，还有十点的门禁。”

说完她索性往床上一躺，闭上双眼。

“我的天哪，生活真是糟透了。”

顾星晨静静地望着她，回想起她今晚酒后种种不加掩饰的娇憨之态，竟然觉得格外可爱。本想等她心情平静下来就和她告别，没想到很快她的呼吸变得深沉缓慢而匀称。他本想提醒她不卸妆就睡觉对皮肤不好，想了想还是不忍叫醒睡着的她，只是给她盖好被子，然后转身离开了房间。

第十六章 闺蜜橘里橘气事故

Erina醒来时，已经是周六的中午十二点了。打开手机，已经有好几条Haruka的未接来电，她这才想起来自己和Haruka约了中午在池袋吃午饭。挣扎着想要从床上爬起来，才感觉到一阵头疼。应该是昨晚酒后吹了太久的风，染上了风寒。她只好给Haruka打了个电话说明了情况，一边庆幸这周没有周六的课。

Haruka是她在日本为数不多的朋友，和Hitomi一样都结识于高中的篮球社团。Erina在美国上初中时原本打的是后卫，却因为身材最高，不得不在社团打中锋。而Hitomi是球队的主力后卫，和担任主力前锋的Kazumi一起，作为绝对主力被称为青山学院铁三角。Haruka比她们俩低一级，在社团当经理，因为和Erina一样都是琦玉出身，又在东京圈工作，所以毕业后反而来往更多些。

Erina又在床上躺了一会，刚在想冰箱里有什么食材可以对付一顿饭，却听见门外传来一阵敲门声。还没来得及回应，便看见Haruka拉开房门，在玄关脱下鞋走了进来。不等Erina开口，Haruka便先她一步吐槽起来：

“门都没锁，喝成这样你是怎么回家的呀？”

“朋友送我回来的。”

“又祸害了哪个小姑娘了？”

Haruka将装着感冒药和食物的塑料袋放在桌上，在床边坐下，俯下身一副看热闹不嫌事大的表情望着Erina。她在高中时虽然一直不被同班同学待见，在篮球社团却很受欢迎。自从高二那年在东京都的预选赛上投进决胜球以后，每次比赛都会有其他班上的同学来为她加油，Haruka班上甚至有女生托她要过Erina的联系方式。

“什么小姑娘，不要说这种奇怪的话啊！”

“难道，是男人？”

Erina垂下眼脸，没有开口，权当是默认。

“你们做了？”

Haruka似笑非笑地嘴角一弯，望着Erina戏谑的表情更甚了。

“什么是做……做你妹呀！”

Erina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脸瞬间热得滚烫，惊慌失措的样子让Haruka笑得更开心了：

“开玩笑的啦！连外套都没有脱，肯定是没有嘛。呐，Erina，对方是怎样的人啊？”

“公司里的中国人实习生，不过很遗憾呢，并没有你期待的八卦。”

“只是公司的后辈而已？就让他在晚上进到家里来？明明上次都没有让我留下来过夜。”

Haruka的脸凑得更近了，近到Erina能闻到从她颈后飘来的香水后调，是淡淡的柑橘香味。她长长的睫毛扑闪着，妆容精致的脸上充满魅惑的表情，不似在赌气，倒像是在撒娇：

“呐，既然昨晚没跟他做，要不要和我试试？一直都这么受女生欢迎，不体验一下太可惜了吧。”

在竞技体育的女子队伍中，其实Lesbian并不少见，Erina在美国读大学时，球队中几乎有一半队友都是Les或者Bi。自己对男性产生PTSD那两年里，Erina并不排斥接近自己的女生，虽然发现自己始终还是对同性产生不了兴趣，却对Les的世界多少也有了些了解。在她看来，Haruka彻头彻尾是对Les没有太大吸引力的直女。但若是对象换作男人，想必是没法抵御Haruka这番攻势吧。

但Erina只觉得头疼得厉害，既是因为感冒，也是因为Haruka的步步紧逼：

“Haruka！”

故意装出咬牙切齿的语气：

“再不起来我就要生气了！”

“好啦好啦，我怎么可能对Erina出手呢。”

说着不忘伸手摸了摸她的脸：

“但是不卸妆就睡觉的话，皮肤会变粗糙哟。”

第十七章 情人节电话占线事故

Erina和顾星晨再次见面已经是下周二上班时，两人都默契地对上周五的相遇绝口不提。待第二天酒醒后，想起昨晚的事情，让Erina又尴尬又羞愧，实在没法像之前那样从容地面对顾星晨。她不仅在午饭时告诉他自己有事，让他和隔壁部门的几个中国员工一起吃，甚至连工作交接也一律邮件进行，即使办公室只隔了几步路也不愿当面交谈。

2018年2月的节日格外密集，周四的农历除夕在日本也许只有池袋中国人聚集的街区会贴些春联标语庆祝，但是周三的情人节在日本可算是个重大节日。虽然最早起源于欧洲，但是在一代代商家的广告宣传下，俨然成了日本社会密不可分的一部分。在日本向来有女生在情人节送巧克力给心仪男生的传统，每到二月，从百货商场到便利店，但凡有食品柜台的地方都能看到巧克力促销，不同风格不同品牌不同价位，甚至连各式各样的原材料和模具都一应俱全。

然而Erina并不愿凑这个热闹，并不仅仅是因为她并没有送本名巧克力的对象：很多女生就算没有本命，也会买一些义理巧克力送给周边熟人，算是处好人际关系的一种手段。每年到了二月中旬，看见街头巷尾的广告和促销的商品，她总会想起高二那年，她第一次有了喜欢的男生，是同校男篮的队长桐谷。

她原本以为对方至少对自己也是有好感的，因为他训斥队员的口头禅总是“看看人家Erina”，“你们要是有Erina一半水平就好了”。但是很可惜他对她的好印象只停留在篮球场上，当她站在他面前，把亲手做的篮球形状上面写了他的名字的巧克力送给他时，他却叶公好龙了：

“藤井同学，在篮球上我确实很欣赏你，不如说还有点嫉妒。我们男篮连东京都大会前八都进不了，你们女篮却能在全国大会上进四强。我可能连通过体育特长参加高校入试的资格都没有，而你却有机会进国青队。在这样的你旁边，我实在是太难受了。”

如果他只说了前面这部分，Erina也许不会那么难过，甚至会安慰自己这是弱者的逃避。但是他接下来的话着实令她伤心：

“再说了，我喜欢的是Haruka那种娇小可爱的类型。像你这样的东京塔，我是没办法和你交往的。”

Erina本来不是爱哭的孩子。高二那年的全国大会，半决赛是青学对阵卫冕冠军大阪桐荫高校。虽然桐荫高校本身就实力强劲，但一直到第三节为止，两队的分差都在5分以内。可惜在一次前场篮板的争抢中，她因为踩到对方队员的脚而伤到了脚踝。青学失去绝对主力后，比分瞬间被拉开，最终以14分之差败北，止步四强。终场哨响，Haruka扑在她怀里，哭得花了妆，晕开的眼线看起来像是眼睛被人打了一拳。但她只是摸摸Haruka的头，平静地说，没事，今年的主力都才二年级，我们明年再来。

桐谷的话太过伤人，任由她再坚强，也无法抑制住泪水像决堤的洪水一眼汹涌而出。压死骆驼只需要最后一根稻草，而这番话就像是一座山一样压得她永无翻身之力。她早已习惯对班上同学的孤立霸凌视而不见，而篮球社团是她在学校最后的伊甸园，感觉在学校失去了容身之地的她，在高二结束后选择了休学。

一个月后的白色情人节，桐谷真的去向Haruka表白了。这件事情Erina对谁都没有说，但他没想到那天Haruka因为整理社团账目在体育馆多留了一会，隐约听到了一些片段，看见了随后哭着跑出来的Erina。他更没有想到Haruka回应自己的是一记耳光。一米五八的Haruka要打到一米八八的桐谷的脸着实有点难，所以她让桐谷靠近一点，假装要对他说悄悄话。等他反应过来时，脸上已经多了一片通红的掌印。Haruka的脑中闪过了很多想要骂他的话，比如你这个东京大会八强都进不了的菜鸟害我们失去了全国大会MVP候选人，该怎么赔偿，比如你这种渣男伤害了我朋友，怎么还有脸来向我表白。但她最后只说了三个字：

“人渣，滚！”

虽然中间在美国已经度过了四年多，但回到日本后，每到2月14日，满街的广告和促销的巧克力总会让她想起那一年的遭遇，顿时过节的兴趣全无。不过比Erina更关心她自己的大有人在，Haruka一大早就在Line上发来消息:

“今年有想好给谁送巧克力吗？”

“没有。”

Erina的回复简单干脆。

“上周五的那孩子呢？”

“你好烦呀，都说了对他没有兴趣了。”

“高中的时候，是谁当面说没有兴趣，转头就去表白的呀？”

被直击痛点的Erina无言以对，Haruka的下一波攻势又接踵而至：

“他今天没有出勤吗？”

“没有，他一周只来周二和周四两天。”

2月正值日本财年末尾，关联公司又发来大量报表需要处理，令Erina有些疲于应对，只能回复Haruka道：

“工作有些忙，下班再和你说吧。”

“好的，下班记得给我消息。”

堆积如山的工作让Erina不得不在同事全都离开以后继续留下加班。待吃过饭回到家，已经快到十点了。她还是按照约定给Haruka发了消息，本以为Haruka此时一定在和男朋友卿卿我我，没想到电话很快就打来了：

“Erina，你今天真的什么都没做？”

“我的事请怎样都好，倒是你，没有和男朋友在一起吗？”

“他正在洗澡，我正躺在床上等他呢。”

Haruka那边是比Erina想像还要快的发展。

“你还是先管好你自己的事吧，男人洗澡应该要不了多久吧。”

“洗完了的话就让他等着，要是这么一会都忍不了，这种男人又有什么用。”

Haruka明确地表达了自己八卦Erina的坚定决心。

“呐，我说Erina，那孩子你到底是怎么看他的？”

被她这么一问，Erina有些不耐烦：

“一开始在北海道遇见的时候，只觉得是个冒失的小朋友。在公司相处了几周才发现，算是个认真的好孩子吧。”

“等等？什么？你们在北海道就认识了？”

Erina被Haruka兴奋的声音打断，才发现说漏了嘴。无奈只好把两人在北海道相遇的经过来龙去脉都和Haruka讲了一遍。

“要是成功了记得请Hitomi吃饭哦！我也会去的。”

电话那边传来Haruka的男朋友呼唤她的声音，她和Erina道别时还不忘嘱咐：

“对方今天没有出勤也是没办法啦，不过明天是中国的新年，你要记得向他问好哟。”

挂掉和Haruka的电话，Erina才发现已经十点半了，手机上有好几个母亲打来的未接来电。赶紧拨通了家里电话，接通后是父亲的声音：

“Erina，刚才你的电话一直占线，你母亲还在担心你是不是和男人一起出去过节了。”

“不是啦老爸，是Haruka啦。”

Erina有些无奈，毕竟已经到了这个年纪，母亲却每天晚上还要查岗，让她感觉自己虽然独自一人生活，却还笼罩在父母阴影下。

“Erina呀，虽然你母亲可能不爱听，但我毕竟是日本人，也不信什么教。”、

父亲的声音突然变小了，好像是怕被人发现一样：

“你年纪也不小了，是时候认真考虑终生大事了。”

第十八章 顾星晨酒后吐真言事故

周四来到公司，顾星晨发现Erina的态度依然像周二一样难以捉摸。不过他早就习惯这种日本人的奇怪特点了：喝完酒后就像变了一个人，什么话都掏心掏肺地说，第二天却又变得像平常一样冷漠，仿佛什么事情都没发生。

没想到临近下班时，Erina突然找到他，对他道了新年快乐，又问了他下班后的计划。不过在得知他已经和朋友们约好在李云深家里聚餐后，只是说了一句玩得开心，便独自离开了。女人心真是海底针，他也不敢多去无端揣测，毕竟像这样每周都有两天能见到Erina，已经让他非常满足了。

在大手町坐上三田线直通快速列车，40分钟后在大冈山走出车站。而李云深已经在检票口等着他了：

“东西都已经买好了，就等着大厨来了。”

因为不想洗碗，顾星晨每次聚会都自告奋勇地包下了下厨的工作。今日是除夕，饺子自然是必不可少的，配上火锅，李云深也开了存在家里的威士忌和梅酒。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喝到微醺的众人很快就开始八卦起来：

“顾星晨这小子看起来老实，其实挺会撩妹的。我跟你们说，去年十二月三十一号我们在台场跨年，他就带了一个妹子。那打扮的，当时在场的好多男生一下就上去搭讪了。”

顾星晨皱了皱眉，知道李云深说的是梁君仪。他倒不怎么反感朋友拿他的八卦开玩笑，但如果八卦到他不太合得来的对象，还是会有些烦躁。

“我和她真没啥，圣诞节去长野滑雪认识的，一起去逛了个漫展而已。”

“那不是更说明你厉害？一起去滑个雪就勾搭上了。”

他视线在房间里扫了一圈，最后停在王邦安身上：

“滑雪你不也去了，你要是响应我室友，跟她一起去看漫展的就是你了。”

王邦安也有点不服气：

“我哪有你现充啊，穿那么帅去化学，不知道的还以为去撩妹呢。”

顾星晨无可奈何地笑了笑，只好掏出手机：

“要不微信聊天记录给你们看？”

见他动了真格的，李云深赶紧岔开话题：

“算了算了，这件事情不说，我想起来一个更劲爆的。去年年底我们去北海道的时候，他搭讪了一个外国妹子，还要到了人家联系方式。”

“什么联系方式，只是在airbnb上聊了几句而已。”

顾星晨忍不住反驳，却反而引发了更大的兴趣：

“照片呢？求照片，我想看她长什么样！”

顾星晨自然是一口回绝，且不说他根本没有Erina的照片，就算有他也不会在这时发给大家看。但是李云深像是料到他会拒绝一样，得意洋洋地掏出手机。原来在邮局里看到两人在门口对话时，他便偷拍了一张。

“不错呀你小子！”

“这不是挺好看吗？”

“有点像那个谁，Taylor Swift，就是壮了一点。”

“你都多少年没见过Taylor Swift了，她现在说不定比这个妹子还胖呢。”

众人见到照片如同绝食三天的恶狼闻到了鲜血，满足了看照片的欲望后，又开始追问下一步发展。不过李云深的话却拂了他们的兴：

“那天在电车上看他脸色跟死了一样，还坐过了站忘了下车，估计是要line被拒绝了吧。”

面对众人投来的同情目光，已经喝得飘飘然的顾星晨忍不住辩解了几句：

“也不是被拒绝了，就是搞不懂她到底在想什么，明明上周一起吃饭的时候还好好的，这周突然就不理人了。”

话说出口才发觉不对，自己和Erina回到东京之后又见面了的事请并没有第三个人知道，酒后忘形反而不打自招了。果然又被抓住一顿拷问，只得将回到东京后的经历和盘托出。讲完故事，免不了又被众人灌了一圈酒，兼有或是鼓励或是羡慕的评论：

“闷声发大财呀你这是！”

“没想到你竟然是我们里面唯一一个找到外国女朋友的。”

“什么女朋友啊，八字都还没有一撇好吧！”

顾星晨仍然试图抵抗，但是大家已经四舍五入开始盘算着让他请客了：

“你这要是成了，怎么也得请我们吃自助烤肉吧？”

“自助烤肉哪里够，至少要是叙叙苑吧！”

“什么叙叙苑，有点追求好不好，去吃米其林三星寿司呀！”

没想到众人对Erina竟然有如此高涨的热情，反倒让李云深也有些后悔拿出照片了。他也有些无奈，拍了拍顾星晨的肩，给了他一个难兄难弟遗憾的眼神。

第十九章 午饭尴尬症事故

再到周二上班时，绳田已经结束休假回到工作了。原先导致死机的功能和Erina确认过以后，顾星晨从头重新写了代码，还好能成功运行。写代码本身没有太难。交接给绳田却花了不少功夫，写好文档注释还要当面说明，解释好久才让他看懂程序的功能和逻辑。一番交流后已经接近十二点，绳田便让顾星晨叫上Erina一同去吃午饭。

东京站地下的美食街虽然以平民料理为主，但也偶尔有价廉物美的餐厅。在大手町工作多年的绳田已是老饕，带着两人来到一家日式料理。营业的是一家四口，掌厨的年长夫妇头发已花白，一旁打下手的姐弟俩正是与Erina和顾星晨差不多的年纪。

店面装修虽然已经有些陈旧，但丝毫没有减少人气，三人在店门外排了将近十分钟的队，才有座位空出来。三人依次走进店里，顾星晨走在最后。绳田与Erina先坐到桌子对面，顾星晨犹豫了一会，才坐到Erina身边。

“这两周情况如何？工作还顺利吗？”

绳田熟练地点完菜，望着顾星晨道。

“多亏Erina帮忙，还算顺利吧。”

绳田似笑非笑地点了点头，又转向了Erina：

“和顾君相处得还好吗？”

听绳田这么问，Erina隐约觉得心中有些发毛，故意岔开了话题：

“他挺聪明的，业务上的问题说一遍就能理解，程序上的事情我就不太懂了。”

“你们两个看上去关系很好呢，这样我就放心了。”

绳田在关系很好几个字时，特地拖长了发音。Erina和顾星晨对视了一眼，面面相觑。正好方才点的菜品端了上来，刺身软滑鲜甜，天妇罗利落酥脆，渍物酸爽可口，味增汤醇厚温热，但两人都默不作声，食不甘味。

自绳田回来后，顾星晨本就没有再去找Erina的借口，加上被这么一通意味不明的旁敲侧击，更是不敢轻举妄动。直到周四午饭时间，Erina和绳田都不在公司，顾星晨和隔壁部门的中国同事一起吃饭时，才打听到一点端倪。

“你说绳田啊，这人说话就这样，老阴阳人了。别看他一副精英的样子，其实日本人也不怎么喜欢他，但是他还是一路高升，怕是背后有什么背景。”

胖胖的男生话音刚落，坐旁边的高瘦眼镜男就接着开口了：

“绳田？听说他是哪家有钱人的二公子，是我们公司大客户，被他爸给塞进来了。”

紧接着是部门里的八卦小公主：

“绳田，你说那个17楼炮王？他在这边至少约过四五个人，你们都不知道吗？好像和我们部门的铃木也有一腿。”

“啥？我都没听说过这事，他老婆不是刚生小孩吗？”

胖胖的男生听到显然有些惊讶。见男生来了兴趣，女生八卦的兴致也高了起来：

“和老婆大概是家族联姻，没啥感情吧。对了小顾，你们部门是不是有个长得像混血的女生，个子高高的？”

“你是说Erina？”

顾星晨听到暗暗一惊，心中有种不好的预感。果然另一边戴眼镜的瘦高男生也应和道：

“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这几天总看见他是趁办公室没人的时候去找那个混血妹子，怕是忍不住要对她下手了吧。”

第二十章 性骚扰事故

午休时的一番八卦，顾星晨听在耳中，急在心里，却又不知该如何是好。不敢在办公室直接找Erina，发邮件也怕留下记录，最后还是等Erina离开工位去洗手间时在路上等着，终于找到了单独对话的机会。

“顾，怎么了？”

Erina显然没料到顾星晨会突然找到她。

“Erina，最近绳田有没有……”

顾星晨顿了顿，那一瞬间他脑中出现了无数种可能性，其中就包括了Erina也对绳田颇有兴趣，两人其实是情我愿的情况。但即使明知有被嘲笑不自量力，自作多情的可能，他也不愿Erina有哪怕百分之一的可能性真的经受着骚扰。又仔细斟酌了一下措辞，才接着说：

“对你说过或者做过什么不得体的事情？”

Erina闻声脸色一变：

“你都听说什么了？”

“我只是担心你，如果你需要帮助，随时都可以找我。”

“没事，他只是跟我开过一些玩笑。”

Erina垂下眼睑，避开了顾星晨的视线。但这样的反应反而令顾星晨更加担心了：

“我们能做什么让他停手，甚至让他受到惩罚的吗？”

Erina闻声长叹一口气，一面右手拍额将头发捋至脑后，一边摇头：

“你不明白，这是在日本，不是美国，这里没有政治正确，也没有Me Too。”

 顾星晨嘴唇蠕动着似乎还想说什么，却没来得及开口，便被Erina堵在嘴里：

“谢谢你的关心，不过我可以保护好自己，不会成为第二个伊藤诗织的。”

担心的事情变成了现实让顾星晨一下午都没法集中精力工作，虽要帮助Erina却无从下手，苍白的无助感让他全身脱力。问熟人也不敢说得太具体，上网搜索又找不准关键词，折腾了一晚上仍然一无所获。直到次日，他才勉强想到一个对策。若是骚扰都是通过电话或者邮件信息，作为局外人的顾星晨也只能束手无策。但也许绳田不愿留下记录，从来只是当面谈话。若是这样，自己也许能帮上忙，想到这里，他出门第一件事就是去御徒町的Big Camera买了两个录音笔。

DT咨询的员工大半都跟着项目常年在外出差，在东京总部没有固定的工位，Erina的办公室里常常只有她独自一人。而她因为开年后就内勤为主，连着两个月都在公司，后勤人员便在她工位上摆放了一盆绿植，用吊篮挂在工位之间的隔板上。花盆下方不起眼的空间正好给了顾星晨放录音笔的机会。每天他都趁Erina从办公室出去的机会换掉原来放的录音笔，如果遇到有其他人，也可以假装是来找Erina有事。

顾星晨一周只出勤两次，录音笔每次录下来的音频去掉下班时间也有差不多二十小时。还好顾星晨读研的课题是人工智能和图像处理，而音频处理需要的知识差得并不多，自学了几天也算勉强入门，至少可以大致把有对话的地方定位出来。

顾星晨的日语水平虽然不太能开口说，但普通的对话囫囵听懂个大概不成问题。但是一连好几天，录下来的对话大多都是Erina和女性同事的。偶尔有绳田的声音，也是普通的工作交接。

转眼三月已经进入中旬，自绳田回来那一次尴尬的三人一起吃午餐后，Erina就再没有在午餐时间找过他。即使工作中变着法子想要找机会同她交接，谈完工作后一个人杵在空荡荡的办公室里也怪尴尬的。加上始终没能搞懂绳田对Erina到底安了颗什么心，因此一直魂不守舍。虽然已是求职季，也投了不少简历，却一直没法静下心来刷刷Leetcode做准备，面试结果也自然惨淡。

转机出现在15号那天，顾星晨下班回家将一身正装换成私服之后去了学校，将换下来的录音笔中的音频传到实验室服务器，运行起了音频处理的代码。识别出来的对话一共八段，他依次听过，到第五段时，终于发现了问题。按照录音笔的记录，那应该是周三下班之后：

“绳田先生，有什么事吗？”

是Erina的声音。

“你今天穿的蓝衬衣很好看，和你的肤色很配。”

“谢谢。”

听不出情感波动的冷冰冰的声音。

“这周末要不要跟我去九州度假？我家在博多有座别墅，听说那边樱花快要满开了。”

“抱歉，但是这周六要带母亲去医院，周日全天都要上课，实在没有时间。”

“Erina，为什么你总是拒绝我？总是拒绝上司的邀请可不太利于开展工作哟。”

绳田虽然还是玩笑语气，但拖长的尾音已是图穷匕见。

“绳田先生，您还有妻子对吧？”

“婚姻是延续家族的工具，但是这并不妨碍我去追求爱情。Erina，为什么不回应我的追求呢？”

“抱歉，我并不觉得我会在婚姻之外寻找爱情。”

“我以为你在美国生活了这么长时间，会更向往自由，更勇敢地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呢。”

“对不起，这跟美国无关，也和自由无关，同为女人，我只是不希望在我生孩子的时候，丈夫也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她语气坚定，末了，又加了一句：

“刚才的对话，就当作没有发生过吧。”

然后是高跟鞋踩在地面的声音，咚咚作响，节奏分明。

早就查好了公司职业道德委员会的邮箱，顾星晨注册了一个新邮箱，把录音发了出去。